

音乐与认同：

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

跨学科对话

Music and Identity: Dialogue Between

Ethno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主 编◎魏琳琳
顾 问◎杨民康 王建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音乐与认同：

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

跨学科对话

Music and Identity: Dialogue Between

Ethno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本书由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提升计划：内蒙古民族艺术研究基地；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团队项目：草原艺术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蒙古族传统
音乐资源的调查研究与开发利用”创新人才团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蒙汉杂居
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项目资助。

主 编 魏琳琳
顾 问 杨民康 王建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与认同: 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魏琳琳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130-5764-6

I. ①音… II. ①魏… III. ①民族音乐学—文集 IV. ①J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7823 号

责任编辑: 荆成恭
封面设计: 大名文化

责任校对: 王 岩
责任印制: 孙婷婷

音乐与认同: 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

主 编 魏琳琳

顾 问 杨民康 王建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41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256 千字

ISBN 978-7-5130-5764-6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jcgxj219@163.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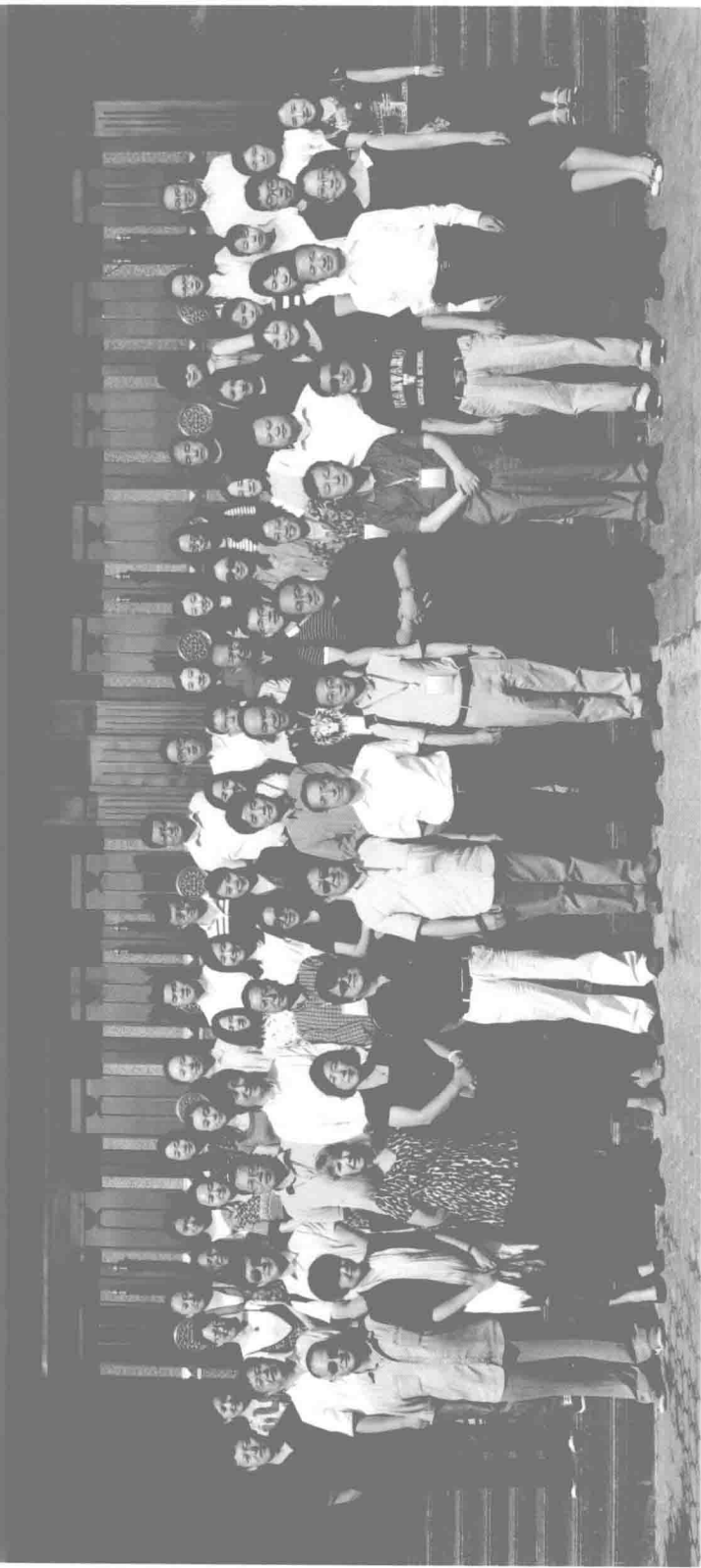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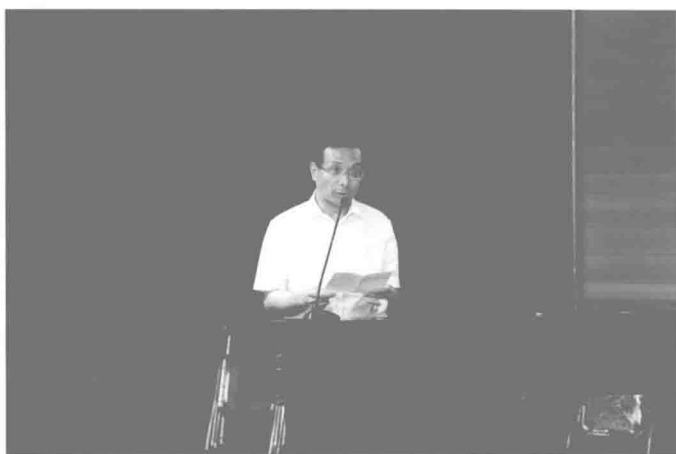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 学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2017.0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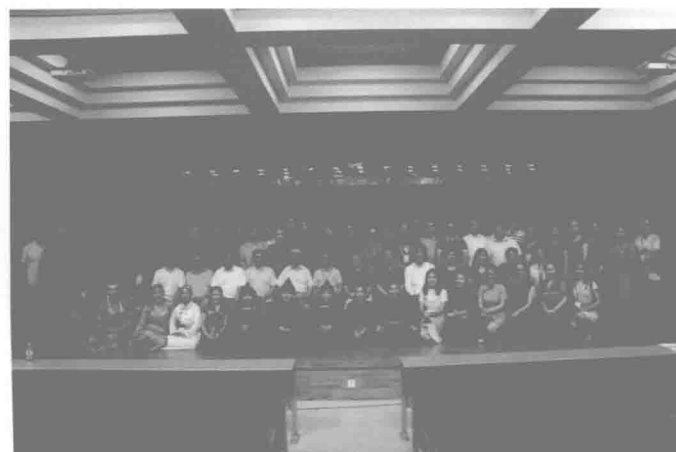
会议合影



内蒙古艺术学院黄海院长开幕式致辞



“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会议现场



民族音乐教学成果展示合影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主旨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主旨发言



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主旨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主旨发言



上海音乐学院刘红教授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关凯教授主旨发言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教授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主旨发言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主旨发言



中央音乐学院宋瑾教授主旨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巫达教授主旨发言



王建民教授与李松主任讨论

序 一

《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一书即将出版，作为该学术讨论专题的一位热心的提倡者和参与人，在此想说几句心里话。

人类学作为一个根深叶茂、分布面广的学科群，面对同一类文化研究对象，不同相关分支学科均能够根据自身的学术所长，对其做出自己特殊的判断和贡献。其中，人类学母学科往往从观念层^①提出总体布局、划分层次和研究思路，然后又与其他不同学科一道，分别从各自所擅长的角度侧面，去共同完成学统层（本学科学术传统层面）和方法层的分工。有关文化认同的研究也不例外。在整个人类学领域，学者们将“认同”由“族群认同”的概念扩展到“文化认同”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而音乐人类学学者将“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概念扩展到“音乐认同”，也大致与后者的发展状况相距不远，后来甚至同步发展。^②

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能会有不同的学术取向或研究旨趣，这一点也从本书的研究对象及两个学科所关注的认同趋向上看得出来。从人类学较宏观的层面看，由于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完整呈现的整体或局部人类社会，一方面，它的研究视角既可以同时涵盖不同的团体、阶层、门类，也可以伸向其中任何一种对象侧面，对

① 对于将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区分为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的主张，可参见杨民康：《论音乐民族志理论范式的塔层结构及其应用特征》，《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5-137页。

② 参见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2页。

其相对隐性、内在的行为规范、类型特征及变迁脉络展开描述和划分，最终达到总体把握研究对象的目的。

作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者，受限于自己的视野狭窄和入口单一，要想拥有一个足以让自己走出困境的、较大的观念范畴和思维格局，就必须尽力寻找自己与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社科的相通之处，同时借助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眼光、方法和思路，以彼之长，补己之短，然后再从本学科的对象和方法层面，进一步探索、拓宽和延伸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面对共同的文化对象，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的一般性研究及认同研究，从观念层看已经实现合一和共见，但在学统层和方法层，通常是在讨论表征（表达的形式）的部分相聚，而从实体（表达的实体）与内涵两个横向的子系统之间开始分叉并产生分工。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或排斥两个学科学者在后两个方法论层面上有意识地互相借用，以丰满自身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做法。换言之，人类学除了从观念层提出总的任务和方针外，也会在学统层、方法层形成自己相应的方法手段和问题处理方式。比如，人类学学者在起始于文化概念的研究时，要么进一步研究文化实体（亲属制度、仪式等），要么进入下一层音乐艺术文化研究领域。但有可能会受到人类学自身研究观念的影响，或者受到艺术学科研究手段及专门知识的局限，一般不会涉及音乐形态及音声实体（表达的实体）的分析和讨论，而是仍然采用人类学自己的研究途径和方式手段，直接进入音乐与认同的讨论层面。

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尽管国内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学界有关“身份认同”的发展及成果一直都有学者给予关注，但真正受到该学科学者的较大重视并产生较多的研究成果，还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从该学术领域的情况看，目前大致存在着借鉴、吸收人类学的认同研究理念，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民族音乐学整体研究，还有提倡直接从音乐符号本体的认知和阐释入手，并以此为依据渐次进入相关的文化认同研究的两种基本思路。后者的代表性观点，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于2007年提出：“音乐为以往存在或刚出现的认同现象提供符号性

的形态,这种符号性的形态体现音乐的内在结构,常构成认同符号的标志性元素,音乐的时间性可以是认同的一个时序逻辑的符号。此外,音乐自身固有的多重属性(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有着标识多重认同之不同方面的能力。”^①就此而论,真正从民族音乐学的学统层和方法层出发,结合音乐学的固有对象和方法来对这类方法予以深化发展和具体应用,乃是21世纪初期十来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同样,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虽然主动去涉入音声形态和实体研究层面者大有人在,但是愿意通过这种为本学科学者擅长的途径去讨论“音乐与认同”问题的人还并不算太多,^②从而为此类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学术空间。

中国学者在“音乐与认同”研究领域,目前已经举办了多次由民族音乐学学者或连同人类学界共同召开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产生一定学术影响的专题性论文和多本专著。^③回想整个过程,感觉其中包含了颇多因缘际会和促使水到渠成的因素。

多年来,我和其他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对于“音乐与认同”虽然一直存有浓烈的学术兴趣,但始终维持着各自分散进行研究和在教学中私下予以关注的境况。2016年1月,由本人牵头,组织有共同研究兴趣的中年学者(杨曦帆)及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生(赵书峰、魏琳琳)、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林、董宸、苗金海)共七位成员成立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该研讨小组分别在2016年4月、7月召开了三次预备会,并于2016年7月10日至13日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的“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小组发言,七位成员就“音乐与认同”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与不同维度的思考结论,会后将小组发言内容整理成

① Timothy Rice. Reflections on Music and Identity in Ethnomusicology, *Музикологія*, 2007 (7): 34-35.

② 参见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2页。

③ 例如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赵书峰:《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

文，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刊发了包括七篇论文在内的“音乐与认同”专栏。在此过程中，我们“音乐与认同”研究小组的学习与讨论，一直有幸得到王建民、纳日碧力戈、潘蛟、关凯、巫达等人类学教授的关注、指导和帮助。此外还在参与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举办的多次人类学学术会议过程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由此催生了由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两方面学者携起手来，以图在一个更加广阔、平坦的学术平台上讨论“音乐与认同”问题的共同愿望。因此，终于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与多家相关文化部门的共同协作与推动之下，于2017年7月10日至13日，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成功举办了“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海内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40余人，本书即是在该次会议专家学者们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学术成果。本人殷切希望在与会者及对该议题感兴趣的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中，这本书能够起到一个阶段总结、理论前瞻和学科引领的作用，最终达到把我们的此项研究课题引入纵深、推向未来的学术目的。

杨民康

2018年4月3日

序 二

音乐与认同这两年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开始以一种跨学科的立场和田野民族志的方式来重新探究音乐与认同的关系。内蒙古艺术学院能够召集这样一次专题学术会议，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汇聚在一个空间里，通过各自的田野考察、经验研究和跨界思考，围绕这个总论题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讨论。遵会议的主要召集人魏琳琳的嘱托，让我写几句话，忝作序言。

跨学科的立场，和很多专题研究一样，对于音乐与认同研究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近代以来，现代学术逐渐成形，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科学分类观念，建立了一个个“学科”。原本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感知方式、文化表现和表达形式的仪式以及和表演有关的内容被切分成了“艺术”这样一种与西方审美观有着更多联系的专门化的词汇，有了“艺术家”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称谓。进而艺术学科范围内又划分出了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甚至进一步切分成更加“专业的”领域，或者“分支学科”“新兴学科”，来分别加以探讨且分类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应的学科体系。学科建立之后经过专业从业者的不断完善，建立了制度，形成了规范，为这些专门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过度专门化，这些学科引进中国之后，西方的艺术和美学概念、基本定义和相关范畴引入到中国，并且根据西方的学科框架，甚至有可能使之更加“科学化”，建构起现代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加之中国艺术教育为了规范化而倡导的一致性和集体性、缺乏个性培养的人文创造性基础，规范不断地被强化。在专业性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技术技巧，学科的独立性日渐加强。在

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人们更愿意以“专业的眼光”去考虑专业和学科建设问题，而往往就不再去思考艺术实践之外的，实际上是背后的目的和意义了，不再去关心人类从事这些活动的初心和诉求了。

经过切割的各个学科就如同扎着篱笆的园地，在园地中的作物有人精心打理，但在园地篱笆之外的鲜花或者毒草都不是在园地内耕耘的人们关心的事情了。更有甚者，把园地内部靠近中心的作物打理了一遍又一遍，而园地边缘的那些作物则不予太多关照，甚至几近抛荒。因此，我们应当对于这些处在篱笆边缘的，乃至生长在篱笆之外，却对于篱笆内的作物产生着直接影响的作物及其生长的区域给予特别的关心，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收成。

音乐与认同关系甚为紧密，不仅社会文化诸多因素直接影响着音乐的存在形态和结构，音乐活动更会影响到认同的建构、延续和转变。民族音乐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共同来关心这个研究领域，可以实现对于音乐的更深刻、更广泛的理解和阐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延展了民族音乐学在理论问题研究方面的深度，另一方面也改进了人类学对于音乐的认识。杨民康研究员等民族音乐学家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认同问题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但音乐如何促进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也应当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对于社会文化人类学来说，音乐是重要的文化感知方式、表达形式和表征媒介。作为文化的感知方式，人们通过伴随其他感知方式的听觉感知这个世界，了解世界上作为文化实践者的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人类自身与物质世界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而且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秩序。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从听觉感官习得和适应这种秩序，并且以一种“世界谐”的方式，成为人类文化习惯的构成部分。以往在人类学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了“世界观”，也许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方面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音乐是重要的文化象征性表达形式，文化的象征性意涵在音乐活动中是通过把不同音高和长短的音声按照某种规则组织起来加以表达的。音乐分析中涉及旋律、节奏、节拍、和声和弦、复调、速度、力度、音区音

域、音色、演唱演奏法、调式调性等内容,还有音乐形象、主题、结构等方面的相关问题。这些似乎更偏重音乐专业训练和专门性的研究。音乐在全世界各地的人群中都普遍存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感。然而,音乐形式是有文化差异的,不同文化对于音乐形式的不同方面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族群演奏鼓乐更在乎敲击的部位和力度,有些族群演奏拉弦乐器更强调音乐的流畅性,在这些案例中音准都不是音乐的核心。想要理解一种音乐形式,就不能仅仅按照某种既定的音乐分析研究方法去认识和理解。在跨文化的音乐理解中更是如此。理解不同文化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上的文化差异,就需要从理解这些形式入手。在田野调查中把握这些形式,是人类学研究者从事相关田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挑战和艰巨任务。

音乐对于人类来说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一种表征媒介,是人们表达文化意义和情绪情感的重要途径。尽管在专业音乐家看来,音乐就是一种借助音乐构成成分表达意念和情绪的语言系统,根据这些音乐构成成分就可以创作出新的乐曲来。但甚至在对不同音乐家的创作实践的研究中,如果不和音乐实践者有直接的交流,也许会与音乐实践者自身想要通过音乐来体现和传达的观念和情绪情感有很大的出入,就会出现对于音乐形象解读上的诸多差异。欣赏别人的作品时同一个音乐作品在不同听众,包括专业音乐人的意向中会有很大差异。在跨文化的民族音乐研究中,认识和理解异文化的音乐还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

在感知、表达和表征这三个方面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象征性。象征意义是由人们用音乐的形式赋予的。不过,特别要强调的是,象征并非是固定的,不能说某几个音符组合就一定代表某一种象征意义。要知晓音乐的象征意义,就要将音乐实践者的音乐活动放置在其自身特定时间、空间、表演行为和相关器物的场景之中。通过对于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音乐活动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和关注文化实践者个人的理解及其行动策略的阐释,能够帮助调查者更好地理解和描述当地社会的音乐文化。音乐活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但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时间和空间,更是社会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介入其中的社会文化时间和空间构成了一

个特定的音乐活动场域，成为容纳着多种主体、多重资源的载体，也是音乐活动开展和运作的具体领域。因此，需要我们去到音乐活动的现场去考察，不仅考察音乐活动本身，更要考察与音乐相关的其他活动，还要考察音乐群体和地方的社会文化整体状况。在田野工作中，不仅要关注音乐本体，更要通过对音乐活动具体场景的深入考察去探究人们为什么而歌咏、为什么而演奏，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音乐。认同就是其中的一个话题。因此，我们非常乐意去推进这样一种跨界的研究实践。



2018年6月6日于北京恒勉斋

目 录

开幕式	1
主旨发言一	3
象似与共生：再续地天通	纳日碧力戈 3
解构/重构/建构	杨民康 9
原生态音乐：身份政治与商业参与	潘 蛟 22
认受 认同：三个没有哭着嫁出去的“新姑娘”	刘 红 26
音乐的脱嵌：少数民族音乐的国家化与国际化	关 凯 41
国家意识与族群认同：东归路上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长调叙事	杨 红 45
音乐认同——哲学与审美人类学双视角研究	周显宝 51
评议	王建民 56
主旨发言二	60
民族民间音乐与多重认同	王建民 60
共生与区隔	李 松 68
音乐文化主体与身份认同	宋 瑾 71
凉山彝族音乐与彝族文化认同	巫 达 79
评议	纳日碧力戈 81
中青年论坛	83
书写“全息式”的仪式音乐民族志	苗金海 83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杨曦帆 92
“古苗疆走廊”与黔东南民间音乐的三重认同	张应华 101

蒙汉杂居区四胡演奏与族群认同研究	魏琳琳	117
移动的边界 身份的“变色龙”	赵书峰	123
多语境下的青海德都蒙古族音乐使用与多维度文化认同	崔玲玲	131
评议	纳日碧力戈	137
身份选择：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比较	张宝成	140
文化认同与身份表述	杨玉成	149
文化濡化与身份认同	杨殿斛	155
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李红梅	159
声音的边界：西蒙古跨界族群多声音乐及其认同	哈斯巴特尔	164
评议	潘 蛟	171
民歌的地方音色与文化认同	胡晓东	173
族群·疆界·认同：中韩跨界语境下延边朝鲜族“盘索里” 传承支脉溯源	宁 颖	181
音乐文化认同的“多元一体”构成	董 宸	183
仙抑或俗？	顾雨晴	189
“三维表述”中的莫德格长调演唱	包青青	196
朱勤甫及其鼓技研究	吴思雨	203
民间传承人的身份变迁与自我认同	宋雪微	213
评议	巫 达	221
自由讨论		222
圆桌会议		227
圆桌会议研讨实录		227
闭幕式		241
闭幕式总结实录		241
后记		248